

随笔

去盘陂吃鸡

铁乃

在攸县,不知从何时起,“去盘陂吃鸡”成了一句俗语。乍听像玩笑,以为是不正经的人骂人、诋人的一句话,其实根本不是,这是句大实话。县城的,乡下的,想聚餐,要请客,馋了想打牙祭,就响当当地说:“去盘陂吃鸡!”外地客到了攸县,主人搔头挠腮,为究竟去何处宴客摇摆不定时,客人便说:“去盘陂吃鸡!”

盘陂位于攸县中部,以前是钟佳桥镇政府所在地,早几年撤乡并镇时并入人口大镇新市镇,旁边有醴茶高速,省道S315穿镇而过,北面是攸县工业重镇网岭镇,是去往攸县东部重镇鸾山和与攸县相邻的江西萍乡、莲花等地的必经之地。位置既好,自然人流物流两旺,“吃”的兴起也就不足为奇了。

镇子北头有个土菜馆,少也有三十年了,最初是个小饮食店,并不起眼,为旁边的镇中学师生和镇医院的医患人员弄点盒饭、米粉之类。店主一介农夫,年纪轻轻,并没拜过师父学过厨艺,刀上、铲上工夫,全靠摸索着、体味着、悟着,一点一滴积攒起来的。夫妻两人,一个掌铲,一个主内,没日没夜,店子居然开出名气来了,既然人气已旺,趁机拆旧重建,临街的空三间店面焕然一新,“鸟枪就换炮了”,主打菜却是个问题,以何菜为主招徕更多顾客成了店主日思夜想的事。

妻子问:“每日何菜卖得最多?”答曰:“土鸡。”又问:“本地何货最多?”答曰:“土鸡。”还问:“每次掌铲何时来劲?”答曰:“做鸡的时候。”这么一问一答,夫妻俩齐声大笑。于是就开始了将土鸡作为店内特色招牌菜。口味上,技巧上,精益求精。食客们大摇大摆地来了,吃过,自然大喜过望,土菜馆终因吃鸡而大名鼎鼎。

我也去吃过两次,一次是友人请客,临行问走近处还是远处,我问近处是哪边是哪,友人说近处是县城郊外河边吃鱼,远处是盘陂吃鸡。想起许多人“吹”盘陂的鸡,就说俺也来次舍近求远,去吃鸡。其实也不远,出县城走盘陂也就三十里,顺S315,开车二十分钟就到了。到店里吃饭,我喜欢往厨房走,那日照例,重点是看那大厨如何做鸡。没什么戏法,挺平常。整只鸡刷长条,稍粗,菜籽油烧熟下鸡,翻炒三五下,放适量水,沸了,放蒜瓣、切成圈子的鲜青椒红椒(也有放干圈子的,得随客人意),铲子翻一回,放点姜片、茶油,又翻一回,撒点鸡精、米酒、葱段,出锅装盆,撒上香菜,成了。这是较清淡的一种,味吃得重的,下油之后,放一匙辣豆瓣酱,烧一下,再炒鸡,水滚了放一勺豆腐乳汁,辣椒大勺舀着放,姜葱蒜相应也多放些,装到盆里得油淋淋、红艳艳,单那颜色就“震”得住人。

还有一次去是一家人去阳升观敬香,回来时在那吃鸡。那次的鸡清炒,只放姜片,出锅时搁了少许蒜瓣,不太油亮,也少汤汁。但吃起来真是嫩得很,香得也纯粹。我觉得盘陂的鸡确实不是虚名。

过了些日子,镇子里冒出一个更大的吃鸡的处所来,也叫土鸡馆。馆子主人亲自掌铲,其妻掌柜,其子帮厨,其女忙内,一家人把鸡肉做得风生水起。据说早年夫妻俩在镇上农贸市场旁守一只摊子,做包子馒头,煮米粉,炸灯盏油货,后来慢慢做盒饭快餐搞夜宵。见上头那家的鸡做得那样热闹舒心,心里也活动起来,便用二十年的积蓄建了一幢四空的大房子,全心全意做起来。大厨房,大案板,大菜柜,大灶,大场面。做法上,主要特点是水稍放得宽些,汤汁富足些,清亮一些。又不满足现状,爱捣鼓鸡的各样做法,不长时间里推出了血鸡、粉皮鸡、洋芋鸡、田螺鸡、板栗鸡……形形色色,五花八门。食客感叹:都吃不过来!前面停车坪很少有没停满的时候,大多时候,车子停到公路很远的地方去了,得有足够耐心,非等到饥肠辘辘尝不到鸡味。

后来一时间又冒出几家土菜土鸡馆来,长不过一公里的镇区,让吃鸡人平白喧嚣起来了。

当然,并非只吃鸡,还有许多土菜作陪衬。盘陂周围,有许多山坡放养的土鸡源源不断地供应餐馆,当然也有鱼虾蟹螺,作坊里的豆芽豆腐、园子里的时令蔬菜上到餐桌。一些昔日不起眼的随手扔的诸如红薯、板栗、豌豆之类,如今成了桌上的珍馐。

回忆录

为稻田放水

肖又铮

那时我以为在生产队做事属水最轻松了,不就是扛着锄头从这条田埂到那条田埂,走一走,看一看么?无非是看田里有没有水,灌溉禾苗的水够不够。直到后来我才知道,其实不然。我说暑假中的一天夜晚陪同哥哥为稻田放水的往事。

哥哥本来用牛犁田,背打谷机收稻子,什么都会干。队委会的干部认为哥哥干活极负责任,就让他兼当一百多亩水田的看水员。“双抢”后,水贵如油,一测水蒸发得快,再测晚稻需水量增加,在靠天吃饭的年头,没有水就等于枯死了一园菜,干死了一塘鱼。那天下午,生产队长根据天气情况,吩咐我哥当夜要从十几里外的水库放些水到田里来。

“双抢”刚结束的我哥,累得七倒八歪精疲力尽。他见我正从学校回家,邀我那夜一同去放水。年纪轻轻的我,晚饭看了天色,大约八点钟,带上手电筒,背起蓑衣,和扛着锄头的哥哥一道出发。借着田垄里暗淡的月光,我们一路走来,没有多说话,我只是跟着他在下丘田的田埂口子上用一锄头填一把泥巴,又在上丘田翻开禾莠子试试水的深浅,捋起禾叶子探探禾的长势。经过几丘刚刚收完早稻的稻田时,哥哥说:“你在这里休息一下,等我,我到上面放水去了,明天这几丘田要深耕,今夜要把水放足。”说完,便消失在夜色中。可是,我把蓑衣摊在田埂上,刚想躺一会儿,不知哪里来的蚊子嗡嗡叫个不停。我便站起来,用手拍打在四周盘旋绕去的蚊子,那小东西赶不走,抓不完,我真苦不堪言,全然没有“稻花香里说

丰年,听取蛙声一片”的田园韵味。

没有办法,只得细细观赏寂静的夜色,同时想尽法子和各种蚊子决斗。估计半个多钟头后,我听到哥哥传来的咳嗽声。他走到我的跟前,问我:“睡了没有!”我说:“蚊子干扰,无法休息。”他意味深长地说:“弟弟,男子汉要有幕天席地而安睡的能耐啊!”接着,他领我又走过几丘田,然后沿着水渠朝水库的方向走去,看看刚刚从水库放来的水到什么地方了。不多久,我们走出田冲,来到一片开阔的田垄间,听到前面有哗哗的流水声,急步走近一看,原来不知是谁在我们巡查的这条水渠开了一道口子,把水放到旁边田里的田里了,难怪我们一路走来没有看到有水流向我们队的田里。我想,赶快堵上,很快能将我们队的田灌满,我们回家睡觉。哥哥却叫我拧亮手电,用锄头在田埂上挖下一块草皮,往流水的田埂口一放,只让一部分水沿着水渠流向我们队田里,一部分流向旁边的水“涛声依旧”。

“怎么不全堵上?”我不解地问。哥哥缓缓地回答:“凡事要将心比心。我们队里的田要水,别人队里的田也要水啊!不管水库多远,大家的水共同受益才好。”我一边用心咀嚼着哥哥简短的话语,一边跟哥哥原路返回。

时过半夜,一路凉风习习。蛙鼓虫鸣,西斜的月亮将银色的光静溢地洒在山野田间,照耀着我们回家的路。仔细想来,那一夜是终生务农的哥哥,给我上的人生第一课。



小小说

烧火

章文

今天她打算烧火做饭,吃来吃去还是觉得柴火饭好吃,早上到集市买了个猪蹄,打算做个炖猪蹄。看到灶台上的火焰,她陷入了一段十几年前的回忆中,那是一段极为惊险的回忆。

那时油菜刚成熟,那可是人们嘴里的“油田”啊。这里的人都爱吃菜籽油,家家户户种了油菜,吃不完的油菜来卖钱。人站在油菜地这头,压根别想望到那头,仿佛整个天地间全是油菜,细长瘦高个儿,结满了油菜籽。

她站在油菜地里,观察着这片喜人的成果,脸上露出难以言喻的喜悦,她想,等榨了油,立马炸一盆香喷喷的米果子,这是她和孙子都爱吃的,想到这个她就馋得口水直流。

她只有一个儿子,但很有出息,在广州开了家小的纺织厂,孙子不足四岁,放在家给她带着,她丈夫走得早,孤家寡人,就把孙子当成心头肉。

她做事的时候,孙儿就在旁边玩耍,戴着个可爱的遮阳帽子,在一旁玩他的玩具,比如奥特曼、小汽车、小气球……或去旁边摘点小草小花,玩累了就在旁边呼呼大睡。

她将油菜割倒,割完再搬到附近无比宽大的塑料薄膜上排列开。之后就是晒油菜籽了,菜籽壳晒到破开,菜籽们蹦跳出来,落了一地。几天后晒得差不多了,便开始收集,装袋。用人工捶打的方式,将没爆开的菜壳捶开,她抡着长长的棒子,棒子那头是一块厚实的木板子,一棒子下去油菜籽基本都破壳了,再扫到一起,上头的油菜籽壳壳用手抓去,剩下的菜籽干净得很。这么忙活一上午,基本手臂都酸了,可她心里很高兴。

所有的菜籽都被破壳了,剩下顽固的,再晒个几小时,也差不多了。

回头看,她孙儿将头靠在一旁的油菜籽堆上睡着了,就像只森林里睡在杂草上的小松鼠。

“今年不错吧,喜人啊!”路上经过老梁家的,朝她问。

“是哟,今年收成可好了!”她说。前面忙了好几天,得吃点好吃的吧,她上午托人买了个猪蹄,可以炖着吃了。她领着孙儿小宝回家做饭,小孙儿爱吃猪蹄,他正长个儿呢,要多吃,那小胖手抓着猪蹄大口啃着,吃肉一点都不嫌腻,几块下肚,小嘴油光光亮的,小脸满是笑意,煞是可爱。真好,能吃就

散文

到丹陵看云

萧兰桂

丹陵是醴攸平原一处和缓的红色丘陵,东面是开阔的坪阳大地,更远处是绵延不断的武功山脉,西面是紧连湘潭、株洲市区的丫尖山,北边是一些线条柔和的矮山。有了平原远山的衬托,平日里朝东升,夕阳落,那云霞自是和海边平原沙漠不同。大海的浩瀚,沙漠的旷野,平原的辽阔,日出日落的背景难免单调,人们更容易产生大气、磅礴、纯净、单一之类感慨。而丹陵的云,无论色彩、形状、气势,都因远山、田地、茂林、村落的衬托,而比别处的云来得更为奇幻美妙。

在丹陵的这十几年,除了读书教书,一有空闲,我就漫步校园,游走山村,赏春花,秋望月,夏观荷,冬踏雪,辨早晚霞光的变化,明四季风物之不同。我醉心于丹陵的四季美景,尤爱夏天的云。可往年暑假,一放暑假就得回家,对其甚,总觉得不够,赏不足,悟不透。今年暑假,我在丹陵多待了些时日,早晚散步村道,中午纳凉樟林,看天边凸起的山峦,看瓦蓝天空的夏云,品其诡谲变化的形状色彩,着实饱尝了一番夏云之趣。

夏日天亮,丹陵东边最早透出的是一抹蒙蒙亮。这时,你既能看见远山青灰的轮廓,也能听到夏虫慵懒的鸣叫,感受长夜后的丝丝清凉。飞鸟清新的鸣叫,回荡在早晨清新的空气中,若有若无,似断似续……蒙蒙天地,瞬间明亮;花草树木,欣欣向荣。这时的云,不仅明媚耀眼,而且艳丽多情……

夏日的傍晚,太阳迟迟不肯下山。云朵或洁白,或紫紫,或淡灰,或橘红,或明黄,或桃红,或灰蓝……如老人上山、大象跳舞、羊群迁徙、骏马奔腾、狮子戏球、牧童骑牛、鲤鱼上滩、百鸟朝凤……真是万千姿态,美不胜收。它们缓缓地飘在天空,漫过丹陵高大的古樟,将一抹靓丽的身影映照在金盆湖平静的水面,渲染了一片西天一汪净水。此

时的云,经过正午的炙烤,静望着稻田村落,似乎也有了七分疲倦和世事洞明的超然……

夕阳西下,云霞烧山,火苗蹿起,极其瑰丽奇幻。那太阳,执着地把一道金边镶嵌在朵朵云霞的上面,这金边像悟空头上的紧箍咒,更像快速游走的金蛇,几朵高大的云峰中间反射着明丽的光辉,似遥远天国的神秘佛光,既庄严肃穆,又温情脉脉。

夏云之美不仅在于早晚的瑰丽多姿,还在于午间的洁白无瑕。此时大块大块的云朵挤在一起,堆成一堆,连成一片,这是一天中气温最高的时段,大气对流最为强烈,金白色的火球高悬于天,山川草木的水汽蒸腾于地,小草晒得低下了头,狗热得趴在草地上吐着长舌,蝉儿扯着喉咙在树上嘶鸣,人则待在风扇下,躲在空调房里,就是望一下窗外都觉得眩晕……

就在这样的中午,我多次连跑带跳穿过冒烟的花岗岩路面,站在丹陵葱茏茂密的古樟树荫下,观赏夏云。几十棵高大的古樟树树冠反射着强烈的日光,下层的树叶如万千小手在轻轻地挥舞,绿荫匝地,凉风习习,树里树外,天上人间。没有强光的刺激,没有烈日曝晒,尽可以悠悠品赏此时的惬意。

树下点点光亮,像星星。穿过古樟翠绿的树冠,从层层树叶间望去,天空显得更有层次,更见高远。飘过古樟上空的悠悠白云,既像翻飞的衣袂,又像片片羽绒,反照着日光的纯白,圣洁得让人心颤……

白云白,蓝天蓝,远山肃穆,岭黛峰青,层层叠叠,悠悠晃晃,体积庞大的单块云团,如漂移大海的冰山,反射着强烈的日光,孤独而傲慢……闭目于古樟之下,回味它深沉的意境,飘逸的风骨……感叹四时的云各有不同的美,而丹陵的夏云数第一。

夏天,在丹陵,能饱尝一番这样的云趣,也就足矣。

记事本

平等的温暖

谭圣林

假日里,我离开闹市,来到海南三亚的沙滩上散步。

远离尘嚣,远离浮华。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这时,一个约摸七八岁的小男孩闪现在面前:“叔叔,买贝壳吧?我的贝壳很漂亮的,只卖15块钱一串。”

小男孩衣着显旧,皮肤晒得黝黑发亮,一双渴求的眼睛注视着我。

瞬间,我的脑海里浮现了这几年来在革命老区实施温暖工程帮扶的那些孩子,他们或因父母婚姻变故,或因家人伤残,或因亲人患病离世,背上沉重的包袱,我们试图借助微薄之力,帮助孩子们修复创伤,重新启航。

再细看,眼前这一个五个颜六色的贝壳串在一起,兴许就像小男孩一家的生活希望一样,紧紧地串在一起。

于是,我掏出15块钱买了一串,小男孩的笑容灿烂如花。走着走着,眼前又过来一位小女孩:“叔叔,买我的贝壳吧,我的也是15块钱一串。”

“小朋友,我已经买了一串贝壳了。”我晃了晃手里的贝壳。

“叔叔,我知道你已经买了,不过,如果你再买的话,我就便宜点,10块钱一串,优惠卖给你。好不好?”

没想到这小家伙挺机灵,居然会使营销策略。

虽然早就听说许多旅游区

会有妇女儿童死缠烂打的强买强卖现象,但面对眼前这个满脸稚气的小女孩,我却心生一股怜悯。

见我有些犹豫,小女孩说:“叔叔,你猜我是从遥远的大山区来我们这度假的吧?”

“是啊,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你不像我们,晒得那么黑,你们山区水好空气好,皮肤晒不黑的。”小女孩笑着说,“叔叔,你难得来一趟海边,多买一串,可以带回去送给山里的小朋友。”

确实,这些斑斓的贝壳,一定会给那些山村学校的孩子带去些许惊喜。

“好的,谢谢你。”我掏出15块钱递给小女孩。

“叔叔,已经说好了的,我的贝壳只卖10块钱一串。”小女孩说着,要退还我5块钱。

“不,小朋友,你和刚才那位小朋友卖的贝壳都是一样的漂亮,当然应该是一样的价钱。因为你们,还有大山里的孩子们,都是平等的。”我朝小女孩做了个OK的手势。

“谢谢叔叔。等爸爸妈妈出海回来,我一定会把他们的好心意告诉他们。再见!”

小女孩迎着海风,边走边跳,消失在沙滩的尽头。

天涯海角处,椰林婆娑,奇石林立。来来往往的八方游客,正在大海的眼前,平等地沐浴着苍穹下无限的温暖……

